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九千三百十三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防十一

北狄二

匈奴下

握衍胸鞞單于

烏羅單于耳孫也名屠耆堂

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

禪幕

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衆降匈奴

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

渠單于子稽侯獠

山諫反

爲呼韓邪單于

虛閭權渠壺衍鞮之弟

發

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

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

諸單于尋罷唯呼韓

郅支二單于

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

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

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

賢王銖婁渠堂入侍

婁力于反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

款叩也

願朝甘露

三年正月

會正月朔之朝賀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

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

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

單于正月

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

單于先行宿長平

長平涇水上坂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在今三原縣

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

不令拜

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

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徐自爲所築者也

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

朔方雞鹿塞

在朔方窳渾縣西北

又轉邊穀米糒

糒乾飯也音備

前後三

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

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

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

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叛

臣

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也

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無

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邳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

邪卽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

降丁令

音陵

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

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邳支留都之元帝初邳支單于

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

谷吉送之邳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衆稍稍

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
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
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
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
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卽康居誅郅
支卽就湯爲人沉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旣領
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
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

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

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

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

驅帥之令隨從

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

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

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爲六

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
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
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闕氏太子名
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
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
開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
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
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
陷康居屠五重城擒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懼
伏莫不震懼呼韓邪見郅支之誅且喜且懼嚮風馳義
稽首來賓立千里之功建萬代之安功臣之勲莫大焉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
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爲之諱其行

諱滅項之事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

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

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

復償也復音扶目反

其私罪惡甚多孝武

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

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

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

懸通籍除過勿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下詔赦

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爲關內侯郅支旣誅呼韓邪

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

親言欲取漢女而
身爲漢家壻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音嬙

牆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守保

也自請守之
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

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

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

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

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

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狄抄寇也

築

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

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

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

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

如天之覆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

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

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

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

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

必極也極保之也

自中國

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

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

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子女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乘塞登之而守也
嫚易相欺侮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
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
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
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
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僵落

謂山上樹木摧折或
立死枯僵墮落者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
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
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請求無已小失
其意則不可測開蠻夷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
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
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累若鞮單于

呼韓邪之子名雕
陶莫臯累力追反

遣

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

蒲坂

今河東郡
河東縣

伊邪莫演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

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
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
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徃時今既享

單于聘貢之質

享當也
質誠也

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

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

之謀

諛詐詞
許遠反

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

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

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

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

復株累之弟
名囊知牙斯

上書願朝五

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游猶流也河
水從西北來

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

必係於河水也厭一涉反 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

國輒有大故

大故謂國之大喪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

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

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捷勝則不

足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與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
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

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

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

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

石言其堅固如石也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

傳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

以權道爲書
順辭以答

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
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暨孝武卽位設馬邑

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邀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恣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廬山匈奴
中山名

至本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

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

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專制專制

謂以爲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其兩反何者

外國天性忿鷙鷙形容魁健大魁負力怙氣怙恃難化以善

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強難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

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

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姑繒西南夷種

在蜀 徽外籍蕩姐之塲

羌屬也籍猶蹈也姐音紫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絕

艾絕 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離歷也三月為一時

固

以犁其庭掃其閭

犁耕也

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

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

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

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

言單于因緣往昔和

好之辭以怨漢也

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

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

向相似也

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

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
錦繡繪帛各有差他如河平時至平帝幼弱太皇太后
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莽以太
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
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
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

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加賜焉及王莽篡位
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陳饒等六人多齎金帛遺單
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
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新者莽自
係其國號

單于以多得

賂遺乃從之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
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
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舉其一國之
人皆亡降也

單于受

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詔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帥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

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
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
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
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蟲
之螫毆之而已螫式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
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

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
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
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
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
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
糧內調調發也徒弔反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
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

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

百日牛必物故且盡

物故謂死

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

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脯餼薪炭重不可勝

餼釜之大口者音富

飡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

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

得並

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

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請率見到之兵且以

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

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
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
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

單于

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

又請和親遣人造塞告塞吏曰

欲見和親侯王歙

歙昭君兄子

莽遣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

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

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歛與

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

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

然寇盜如故

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

莽怒又

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

烏累之弟名與

侵入北邊

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

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

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

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六郡謂漢隴西今

隴西及金城安鄉郡之南境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

安定今保定平涼郡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

原寧朔等郡地漢之上郡今咸寧上郡延安

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 馳射上林

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

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

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

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

謂勸諭

獨可

說以厚利

說音悅

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

沒溺

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

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

展轉謂移動其心

夫

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

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

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

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

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

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

桀音傲驚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

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

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重疊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

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
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
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

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

鉅依反

亡之

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
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
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
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
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
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

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

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

顧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

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

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媮音偷未可以經

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

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

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

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

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

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

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

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

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

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

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

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

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者

烏珠留之子名比

初季父呼都而

尸單于時以爲右莫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兵

音莫

於六反鞮音九言反

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

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

今榆林九原卽漢之五原郡地

光

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

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

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

於常山關居庸關

漢常山關在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卽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媯川郡懷戎

縣

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

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

黨

今上黨高平長平陽城郡地

扶風

今扶風汧陽新平

天永二十一年復寇

上谷中山

今博陵郡

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

從父弟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

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

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

太守

今銀川新秦昌化西河之西境地

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

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

其號於是款五原塞

今九原郡

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光武

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

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

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

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

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
柳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
柳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送侍子入朝
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
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
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
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

郡隰城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

使中郎將段柳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

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

今郡地

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

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
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韃日逐耳

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

召公卿廷議皇太子

明帝也

言曰南單于親附北虜懼於

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
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

然之時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
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
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隨武事乎
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
西河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
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
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
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

者逸而有終逸故多忠臣勞故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

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尚多失實誠能舉天

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

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范曄曰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畀辭幣以禮匈

奴之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顛
沛平城之圍忍傷黠王之陣乎
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

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

班彪奏曰臣聞孝宣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

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

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

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

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

賜畧與所獻相當明示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單于稱臣受賜
郅支單于背德被誅
帝從之明帝永平中胡邪尸逐侯

鞬單于立

醜落之子名長

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

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爲寇
乃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
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
乃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千騎覘
候朔方作馬革船欲渡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
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

患之十六年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
 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時北虜衰耗黨眾離叛南部攻
 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乃遠引而去章帝元和中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
 之斬優留單于取其胷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
 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蘭尸
 逐鞮單于

胡邪之子
名屯屠河

將討并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

單于上言今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與王侯新
降渠帥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
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請漢兵併力以屯要
害從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
軍竇憲率騎八千與渡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
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
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將輕騎數十遁走是時
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

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爲
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
鞬自立爲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

今北庭府界

遣使款塞

大將軍竇憲以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
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
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
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
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

韃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
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
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
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
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
之陛下奉承洪業卽和帝也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
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
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來四十餘

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
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
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
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
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
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卽授璽綬賜
玉劍羽蓋使中郎將任尙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

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

北帝遂遣任尙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

使詣闕貢獻

北之國衆自立單于

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

其舊禮不備不許後微至滅無聞安帝延光三年烏稽

侯尸逐鞬單于立

胡邪之子名拔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

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

之乃遣黎陽營屯兵

黎陽卽今汲郡黎陽縣

出屯中山北界增置

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烏稽侯之
子名休利

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

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渡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

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

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

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

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秋

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

戎及諸胡等數萬人寇掠幽今范陽上并今太原西河

涼今靈武安化平冀等州冀今常山博陵呼蘭若尸逐

原金城郡地

冀等州

鉅鹿趙郡地

呼蘭若尸逐

就單于兜樓除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護

送南庭建康初中郎將馬寔進擊餘黨匈奴烏桓十七

餘萬口皆詣寔降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

名居

車諸部竝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悉

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

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初單于呼徵爲中郎將張修

所殺遂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立

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

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

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

今河內鄴汲等郡

時

人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
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
王行國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
立爲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帝自長
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
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

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
焉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
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
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
隰城縣右

部居祁縣

今縣

中部居太陵縣

今文水

多者一萬落少猶四

五千落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萬餘

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

雜居由是平陽

今平陽郡

西河

今西河
昌化郡

太原

今府地

新興

今定襄雲

中上黨郡今樂平郡太原府之間靡不有焉太始七年

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

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

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

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

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

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

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

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
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
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
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

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竝來降帝竝撫納之

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爲

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冠頭種焉諱種赤勒種禔蛭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掛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

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為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日逐出為輔相則有左沮渠右沮渠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慕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蛭呼丁反

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

漢初高帝以宮女妻

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

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

迭有中夏矣

元海父豹即單于扶羅子左賢王也

○范曄論曰自漢興匈

奴強盛為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

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

衛

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

罷關徼之警息民兵之勞六十餘年矣

後王莽陵篡擾動戎狄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
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
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
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捍
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釁既深互伺便

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
亦頗爲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
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懾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
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
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
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
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
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

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
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疾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爲常
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謂劉元海等及托跋氏竝都中國嗚呼千
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三百十四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十二

北狄三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

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讐報故也

以已爲種無復報者

故也其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代業相繼邑

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送馬牛羊以爲聘幣壻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

對倨蹲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勾

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也

箇字或爲幪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

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箇古陌反婦人能刺章作文繡織氎毼

氎氎屬也氎力于反

駢胡達反

男子能作弓矢鞍勒

勒馬銜也

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

宜糝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糝子至十月而熟能作

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石

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病痛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

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

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

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

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

使護死者神

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竟

神歸岱山也

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竟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

敬鬼神

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

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爲

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

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

塞外

今媯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

爲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

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

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轉北徙千

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

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

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

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

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爲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

省國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在今

媯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土敦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

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今柳城郡有丘力居者

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

峭七笑反王右北平今北平郡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並勇健而多計策熹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博陵郡

叛入丘力居衆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

帥寇掠幽冀青

今北海濟南平原樂安郡地

徐四州

今彭城邳邪郡地

五年

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

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齊人

西晉王浚爲幽

川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救並其別種

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

今在柳城郡界

其言

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日大會饒樂

水上

今在柳城郡界

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

角端牛以角爲弓代謂角端弓者也

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

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
角端似牛角可為弓

又貂豹鼯子皮毛柔軟

豹音女滑
反鼯音胡

昆反貂鼯並
鼠屬豹雖屬

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

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
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
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等率種人朝賀
帝封於仇責爲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
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
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

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
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賀鄧
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
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

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尅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

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

於彈汗山歆仇水歆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

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

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
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
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
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
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
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
言鮮卑寇北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
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

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
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
之謀主夫邊陲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
疽也

蚘音介搔新到反埤蒼曰癩音必
燒反杜氏注左傳曰疽惡瘡也

方今郡縣盜賊

尚不能禁况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恣平城之恥呂后
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
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覺國內侮之患
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

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

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

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

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

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

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

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

反子容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間倭人善網

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

食

至晉猶有數百戶

和平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

俱檀石槐之孫

爭國

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
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
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
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守邊
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
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爲比能所殺

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

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
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
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
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爲東部大人

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

其先匈奴南單子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爲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

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

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後姪

孫莫虜立

虜胡罪反

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

之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俗謂天曰宇故自號
宇文至孫乞得龜爲慕容廆所敗滅部人逸豆歸殺乞
得龜而自立又爲慕容皝所敗殺皝徙其部衆五萬餘
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

務勿塵附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爲漁陽烏桓大人

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舍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曰

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

勿塵之子

與弟匹磾

都泥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爲勒所破擒末

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於遼西就陸
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
遼爲主後爲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
所畧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
之亂段龕鬱蘭之子龕音堪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
恪帥衆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城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
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

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爲號

魏

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

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

今柳城郡之地

時

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

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

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至孫涉歸魏封爲鮮卑單

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

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

今安鄉郡西平縣地

次曰廆有命世才

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

今柳城郡界

虜以大棘

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

同於中國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

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爲冀

陽郡荆河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

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爲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

至虢嗣

虜之子

雄毅多權畧日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

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雋暉即其子孫

也其後國號燕
出晉史載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

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

亦因鮮卑山以爲號宋齊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

二或云黃帝之苗胤以黃帝

土德謂土爲托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

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北之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邑郡兄子猗也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馬邑郡使猗也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爲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

擊匈奴烏桓諸郡自杏城以北八十里

今中部郡之西

迄長城

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

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川縣

姪孫什翼犍始

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帝也宋文

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勅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

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

畧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

魏捨合肥退保新城

合肥今廬江郡新城在縣西三十里

吳城江陵移入

南岸濡須之戍家停羨溪

濡須在今歷陽郡西南百八十里羨溪在其東三十里

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
曹爽不用果亡沮中

沮中即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

此皆前代之殷監

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
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通
否而勢有強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而言之大段有
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耦車牛四曰
計丁課仗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容儀以燎獵
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

露宿莽寢實惟其性焱騎蟻聚輕兵烏集踐蹂禾稼焚

藪間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

必衆奔馳起役赴機必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換土官

戍怨曠必繁孰若因人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

捍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

內地今青兗舊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

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

宋青州北海郡

今移東萊平昌北

海諸郡兗州冀州

宋兗州今魯郡瑕丘縣
冀州今濟南郡歷陽縣

移泰山以南

至下邳

今臨淮郡縣是

左洙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

今琅邪承縣界

北阨大峴

今琅邪郡沂水縣北

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性重遷閭

於圖始無虞之時熹生恣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
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
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
理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
爲之間伍納稼築塲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
夫四歸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

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
二千足抗羣虜二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飭戎械計千
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
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趣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
可檢括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
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
自有仗素所服習銛利由已還保輸之武庫銛胥廉反出行
請以自衛弓斡利鐵人不辦得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內

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備
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任其勇怯山陵
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
申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
重嗟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理
齊寄令於人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
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日減齊用技
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弛蒐田雖復先王之禮

理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冀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人實內浚理城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捷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義因事著畫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

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則增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旬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民兼扞城之用千室之宰總倍旅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

久邊令弛縱弓斡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
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
往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
漢成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
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檢於事爲常此亦禦敵之
要也文帝不能用

蠕蠕

蠕蠕

而克反

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

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
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
以爲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
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
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
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芮芮又六代
孫社崦兇狡甚有權畧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
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爲一軍軍

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
國尤富强盡爲社崙所并號爲强盛其西則焉耆之北
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
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

可汗之號
始於此

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

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爲稱號若中國立謚
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麈二年夏

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

社崙從父之弟

震怖將

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

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

故壘六月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

討東至斡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

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

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真太武又

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獻文

帝皇興中其主予成

吐賀真之子

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

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
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
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
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
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
倍衆不闢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
趙靈秦始皇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
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

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
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
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
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
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
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
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
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

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
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
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
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
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
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
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
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六鎮並在今馬邑
雲中單于界後魏

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蕃以拔野置鎮
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成亦在馬邑等郡界

若一

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
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
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
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
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
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
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

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

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醜

奴子成弟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

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

族兄候俟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

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

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

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

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主雍尚書
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
前婆羅門歸誠於後漢時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
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
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
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
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
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

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
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縷
而令高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
可頓滅故也然鬪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
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
一期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
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
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

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俟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陸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

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

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勃敵西北之虜可無
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
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
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陲
即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
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
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
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

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
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
仍爲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
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尚魏公主
出帝又自納阿那瓌女爲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
獻王武子長廣公湛阿那瓌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
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
後中原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魏

汝陽王暹之爲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

瓌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

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

墨覃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

東魏禪後阿那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

菴烏舍反

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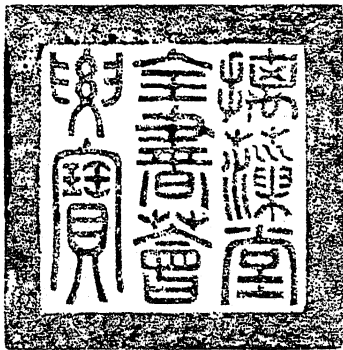
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瓌叔父

鄧叔子爲主是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

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
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
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
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爲奴隸



通典卷一百九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巨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五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防十三

北狄四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少異

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斛
批氏異氏竒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
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
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
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
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產子
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
統大帥督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

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

其俗蹲踞媒

賣

媒音泄
賣音漬

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

多為禁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揀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殺羊燃火拔刀女巫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持

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
之首上縈屈髮髻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

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劍挾稍無異於生而
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而男女無大小皆集會
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
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
強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於魏魏道武渡弱水西
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

骹髯水西北徇畧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獲男女
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
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相去
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
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
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
六曰達薄于氏七曰阿踰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
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

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
主豆倫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
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噉啗與
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

今交河郡

犄角相接今

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路絕姦勢亦沮
於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令羣小
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
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

靜帝時為兒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

離石今昌化郡

安定以

東

今安定郡是

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

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服及死亡殯葬

與中夏畧同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為寇亂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

今縣

界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為齊神武所滅後周明

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

延州今延安郡

率其種人

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素德共為影響周柱國豆盧寧

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郡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

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牧犍都姑臧謂之北涼為魏所滅阿史那以

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

厥因以為號焉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
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
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於兒處
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
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
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
外托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
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

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痴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

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

之於懷荒北阿奴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

後魏太武

帝時蠕蠕主社崙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

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

敦亦猶古之闕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麤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

麤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惟其子弟為之又
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蘭故賀蘭蘇尼
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珂羅啜
官甚高者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
州郡官也謂酒為匐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
次謂肉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
置附鄰可汗鄰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
葉護下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

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

土門之子名侯
斤一名燕尹

狀貌奇異面

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
噉噉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
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
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
臣等昇之以氊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
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
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瞽亂不能詳定多少臣

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
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
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
毒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
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
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
抄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
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

則償贖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

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斨面且哭

斨理之反

血淚俱流如此

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茂

然後始坎而葬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

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

女者歸即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

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

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

有高山迴出上無草樹謂為敎登疑黎夏言地神也其

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擣捕女

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斤既盛使於西

魏請誅蠕蠕主

事見蠕蠕篇

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鉢

可汗

木杆之弟

以攝圖為爾伏可汗

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攝圖而立俟斤

俟斤即木杆可汗也

統其東面又以其弟但耨可汗子為步離可

汗居西方

爾伏與步離皆小可汗耨內沃反

控弦十萬數中國憚之周

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仍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

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
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後攝圖立為大可汗號
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理都斤山
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木杆之子
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各承父後你
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阿陂可汗還鎮所
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
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且以萬數至隋初並遣

之突厥大怨俟斤賀敦周越王之女千金公主聞周滅
故悉衆為寇控弦三十萬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

並今郡

六畜咸盡隋文帝以河間王弘高穎虞慶則出塞

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
多災死者極衆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

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

可汗

達頭即西突厥步伽可汗

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

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部

自此分為二國焉

迭相侵掠沙鉢略

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隋遣軍為擊阿
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
界因上表白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
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
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雷德
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
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永為藩附謹
遣男臣窟舍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葉護

可汗沙鉢略之弟

西征阿波生擒之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

之命高頰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

帝曰善頰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沙鉢略之子名雍虞閭

後與西面

泥利可汗連結

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擒其國乃立鞅素特勒之子

時突利

可汗居北方

沙鉢略之弟處羅侯之子名染干

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

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弘蘇

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十輩

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

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

邊患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

入蔚州

今安邊郡

染干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

利珍豆啟人可汗華言智意健也於朔州

今馬邑郡

築大利

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

歸之甚衆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遂於河南在夏

勝二州之間

今朔方榆林郡

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為

啟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頻破之雍

虞間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

所敗並奚霫五部內徙

霫先立反

啟人遂有其衆煬帝大業

三年幸榆林啟人來朝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

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

巡雲中泝金河

在今榆林郡界

而東北幸啟人所居

在今馬邑郡

啟

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及始

畢可汗

染干之子名咄吉也

立因事怨恨不朝十一年煬帝避暑

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

今鴈門郡

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及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

者甚衆又更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

今定襄郡

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

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

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

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静聘其國引以為援始畢

遣特勒康利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

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

吐祿特勒來朝賜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
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
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
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

毗質反

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
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始畢之弟又以隋義成公
主為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
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

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

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為隋主其中

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城

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至太原處羅遣其

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

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

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

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

啟人弟
三子

又

納隋義成公主為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

按始畢父啟人可汗染干本突利可汗今更稱突利蓋襲其先號

遣使入朝告處羅死

高祖為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吐苾初為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我頡利竝從之因發突厥兵及

長遜之衆竝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

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大恩。敗績沒於陣。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於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其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

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
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
總來我惟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
命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
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
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
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
州又襲將張瑾於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

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
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
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
敬德與之戰於涇陽大破之獲侯斤阿史德烏沒啜斬
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
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
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
我賜爾金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

先戮汝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繫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留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

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知必戰事
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尅與
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
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
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
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
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
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

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兇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金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迴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

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
可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
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
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
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
命内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
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
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漠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

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竝受靖節度以
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竝率所
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覲定襄頡利驚
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
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於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
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
修仁等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
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地斥土界至於大漠頡利乘千

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羅部
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於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灑水之東贈歸義王諡曰荒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

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

始畢之嫡子

頡利

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竝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薛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

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突利拒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為隋家

之患自爾之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
爾衆散亂死亡畧盡既事窮後乃投我我今所以不立
爾為可汗者正為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
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國法齊整所部
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
太宗為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文其子賀邏
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
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

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
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
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於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
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
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
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
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
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之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

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

稍覺其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人庶積禦蕃夷州縣蕭

條戶口失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若更勞役恐致妨損

以臣愚誠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固臣而不內隋室

早得伊吾今伊吾郡兼統鄯善且未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

內致外竟無所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

備矣伊吾雖曰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

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

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馬五匹袍一領酋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國之利也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人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

之充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
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惟中書令
溫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
全其部落得為捍禦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
空虛之地二則示無負之心若遣向徐充則乖物性非
含蓄之道祕書監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得如斯
之破敗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
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此人面獸心非我族類

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情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間孳息日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彥博又曰天子於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背叛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

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
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遣
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
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寇以命歸我援
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之以禮法數載之後盡
為農人選其酋首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
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
竟用其計於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

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為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

國惟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使統頡利
舊部落居於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匹錫其土南至
於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陀為種落初集憚薛
延陀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陀璽書曰前
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
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
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竝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
馬日向孳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

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陲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
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
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
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
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
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竝令渡河北還
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
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陲聞思摩渡

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使勅止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